



一力
文库

030

La Dame aux Camélias

茶花女

本书是世界上流传最广的名著之一，更是舞台上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

This novel by Alexandre Dumas, fils,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848 and subsequently adapted for the stage.

〔法〕小仲马 著 董强 译

Alexandre Dumas, fils



上海三联书店

La Dame aux Camélias

茶花女

〔法〕小仲马 著 董强 译



上海三研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花女 / [法] 小仲马 (Dumas, A.) 著; 董强译.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5

ISBN 978-7-5426-3050-6

I. 茶... II. ①小... ②董...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53388号

茶花女

著 者/[法] 小仲马

译 者/董 强

责任编辑/戴 俊 叶 庆

特约编辑/赵良发

装帧设计/**Mellv** 灵动视线

监 制/研 发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09年5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40×965 1/16

字 数/177千字

印 张/14.5

ISBN 978-7-5426-3050-6/I · 428

定 价: 22.00元

译者序

“亲爱的孩子，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当父亲大仲马看到儿子排演的话剧《茶花女》在巴黎一举成名时，他给儿子发出了这封贺电。《茶花女》是国人家喻户晓的经典文学著作，它是小仲马一生的精髓，也是世界浪漫主义文学的典范。

《茶花女》中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出身贫苦的农民家庭，聪颖美貌的她，不幸少年时就沦为娼妓，由于她喜爱茶花，人们称为茶花女。玛格丽特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与魅力，有幸出入于巴黎上流社会。但她早已厌恶了卖笑生活，希望拥有真正的爱情。在荒淫嬉笑的生活中，玛格丽特与她生命中最重要男友阿尔芒相识，阿尔芒是个愿用生命来换取爱情的年轻人，凭借着赤诚之心阿尔芒深深地打动了玛格丽特。他们彼此坚信是瞬间迸发的激情使他们相遇，面对这个物欲横流、虚情假意的巴黎名利场，他们早已身心疲惫。抱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他们远离巴黎市区在乡间过起了田园生活，玛格丽特创伤的心灵开始愈合，并决心一改往日颓废生活。就在一切都如愿以偿时，阿尔芒的父亲——迪瓦尔先生以维护家族声誉为由，坚决反对他们结合，并逼迫玛格丽特离开阿尔芒，最终玛格丽特在爱情和疾病的双重折磨下悲惨死去。

《茶花女》中的人物内心思想是矛盾的。无论是主人公玛格丽特和阿尔芒，还是配角布吕丹丝和迪瓦尔，在小仲马的笔下人物处于现实与希望中摇摆不定。玛格丽特是妓女，却满怀着改变

现实的愿望，特别在遇到阿尔芒之后，这种愿望愈加强烈。玛格丽特这个形象是个多面体，在她纵欲的时光中，我们既能聆听她的欢快与愉悦，也能窥视她的空虚与无助。表面阿谀逢迎的玛格丽特，无法泯灭她对真爱的翘盼，更无法遮掩她的圣洁与高尚。男主人公阿尔芒是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对感情多少有些单纯，纯真得近乎于痴情，但阿尔芒的痴情，使他鼓足勇气对爱情执著，以至抛弃世俗与地位不顾，去狂热地爱上了一个妓女。但他的内心又是狐疑的，他不信任玛格丽特，甚至猜忌玛格丽特一直在欺骗他。当玛格丽特被迫疏远他时，不明真相的阿尔芒竟百般侮辱和伤害这个心力交瘁的恋人，他的报复行为使玛格丽特过早的饮恨黄泉。

迪瓦尔先生是一个配角，但又是整部小说中的关键性人物，是他粉碎了两个年轻人的美梦，是他的虚伪与自私，把玛格丽特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所有的理由，仅为保住他“圣洁”女儿的婚事。但他又并非无情，因为当玛格丽特奄奄一息时，他还托人送来了慰问金，不知道是处于怜悯，还是愧疚？玛格丽特的女伴——布吕丹丝是玛格丽特的“经纪人”，是旧日巴黎交际花，只因容颜尽失而不得不委身于玛格丽特。在玛格丽特受人仰慕时，她尾随其后沾点风光；当玛格丽特正处弥留之际，她却毫不留情的弃她而去。但这个伪善的老妓女也非磐石一块，在阿尔芒对玛格丽特展开爱情攻势时，她曾苦口婆心劝说阿尔芒远离玛格丽特，也许她在两人的爱情中看到了自己的经历，这个狡黠的老女人深知妓女的爱情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但她又没有去拆散这对鸳鸯，在玛格丽特与阿尔芒心存误解时，她还从中说合帮助两人破镜重圆，似乎她企盼自己往日的覆辙不会重演。

如果说彻底牺牲现实的结果是艺术，那么，《茶花女》是一个例外。正如作者小仲马在书中所强调的那样，他并不是在编造什么“风流韵事”，而是在讲述一个发生在巴黎的真实故事。倘若读

者熟知小仲马的人生历程，便会知晓《茶花女》中的曲折爱情正源于作者的情感际遇。正如小仲马所说的：“任何文学，若不把完善道德、理想和有益作为目的，都是病态的、不健全的文学。”

小仲马是个私生子，他的父亲是当时法国文坛骁将大仲马。19世纪20年代初，在大仲马默默无闻时，他在德·奥尔良公爵那里担任文书，并开始创作剧本。他住在意大利广场的一间陋屋里，他的邻居是个漂亮的洗衣女工，名叫卡特琳娜·拉贝。卡特琳娜·拉贝已年逾三十，但大仲马当时只有二十一岁，初恋的冲动使他们结成恋人。1824年7月27日，他们爱情的结晶小仲马诞生了，然而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的名字。据小仲马回忆道，父亲在平日创作时对他很烦厌，大仲马提起他就把他扔一边，可见小仲马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随后，大仲马戏剧创作斐然出色，使他在法国文坛上声名鹊起。他开始步入巴黎上流社会，整日与贵妇、名媛和女演员厮混，他早把母子俩抛在脑后。小仲马的母亲只能靠缝补衣物的微薄收入来勉强维持生活，幼年时的小仲马还常遭受他人的奚落与羞辱。

1831年春，大仲马与一位女演员同居生下了一个女儿，当这位情妇要大仲马通过法律形式承认女儿合法地位时，他才猛然想起自己还曾育有一子。于是他找到小仲马，并通过法律形式认领了他，但唯一的条件就是要离开含辛茹苦抚育他成长却身份低微的母亲。当小仲马挥泪离别母亲时，他已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平与控诉。

受大仲马影响，小仲马从小就踏入了戏剧界，认识了钢琴家李斯特、诗人兼戏剧家缪塞、巴尔扎克等法国名流。耳濡目染使他日渐对文学充满浓郁的兴趣，并促成他走上了戏剧生涯。大仲马一向过着浪荡生活，小仲马对父亲的行为颇有微词，但内心矛盾的小仲马因受父亲影响也开始沾染上放荡不羁的习性。从1842年起，他摆脱父亲操持起独立的生活，并开始在北京寻找情妇、

追逐姑娘，过着风花雪月的日子。一天，当和好友欧仁·德雅塞在巴黎杂耍剧院看演出时，他遇见一身素衣的神秘女郎，她就是当时巴黎名妓玛丽·迪普莱西。她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妓女，但她对富人和社会名流的那种不羁态度，以及她身上所散发的光彩和神秘气息，给小仲马留下了深刻印象。1844年的一个夜晚，小仲马在杂耍剧院又遇见她，她的身旁还有一个老富翁德·斯塔凯贝格陪伴，很快小仲马就找到机会并成为她的情人，两人在巴黎郊外度过了人生最为欢乐的时光。由于小仲马没能从父亲那得到任何财产，他背负上了高达五万法郎的债务。1845年夏，日生间隙的两人因一次争吵，而断绝往来。小仲马为了忘却旧情，开始埋头创作，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1846年2月，玛丽·迪普莱西在伦敦与德·佩雷戈伯爵秘密订婚，但她的身体已非常羸弱，不得不外出疗养。当大仲马父子在西班牙旅行时，玛丽·迪普莱西因沉疴旧疾于1847年2月3日病逝于巴黎，年仅二十三岁。2月10日，小仲马在马赛得知了噩耗，返回巴黎后他到玛丽·迪普莱西的坟墓前凭吊一番。此后，小仲马躲在昔日与玛丽·迪普莱西度假的乡村，仅用一个月的工夫，就一气呵成地写下了《茶花女》，并将它改编成话剧在巴黎上演。

《茶花女》不止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话剧，归根结底，它是人类冲破世俗等级，寻求真爱的宣言书。当阿尔芒与玛格丽特初次相会时，小仲马似乎追忆起他与旧情人——巴黎交际花玛丽·迪普莱西相识时的场景。当阿尔芒与玛格丽特准备远离藏污纳垢的巴黎上流社会时，小仲马似乎在回想与情人玛丽·迪普莱西在乡下度过的幸福时光。当阿尔芒因无法承担生活费而混迹于赌场时，小仲马也许正哀叹起自己曾为玛丽·迪普莱西所负上的五万法郎债务。当玛格丽特与迪瓦尔先生恳谈这个全剧最高潮时，他也许正咬牙切齿悲痛地回忆起父亲当年是如何抛弃他们母子俩的。当阿尔芒误解玛格丽特而对她百般嘲弄时，小仲马似乎在悔

恨当初因芥蒂小事就与玛丽·迪普莱西争吵不休的日子。当玛格丽特因沉疴旧疾正处弥留之际还给阿尔芒去信时，小仲马也许正滴下了悲情的泪水。当阿尔芒赶来为玛格丽特办理迁葬时，小仲马也许早已去过情人玛丽·迪普莱西的坟前献花。当评论家谴责是迪瓦尔先生的冷酷，布吕丹丝的绝情，老公爵的玩弄导致玛格丽特死亡时，小仲马一定会站出来跪倒在玛格丽特的灵柩旁，告诉所有的世人他才是害死玛格丽特的真凶，正如小说讲述的，“在我狂热的爱情袭来之际，我曾一度想是不是杀了她，让她永远不会属于别人”，或许直到这一刻小仲马才意识到是自私的爱害死了玛丽·迪普莱西，是年幼时家庭所遗留给他的阴影才造就了今天畸形的心态。但无论如何，这不仅是小仲马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当中孰是孰非，自有后人公断……

《茶花女》虽历经一个世纪的岁月沧桑，仍无法洗净读者对这部经典爱情剧作的青睐。因为当读者细细品味后，总能发现小仲马笔下那个聪颖美貌却又尝尽世间辛酸的玛格丽特，那个涉世未深但却对爱情执著得近乎于痴狂的阿尔芒，那个虚情伪善却又深感愧疚的迪瓦尔先生，以及那个寄人篱下却又自私无情的布吕丹丝夫人，如同小说在卷首中所预示的，“故事中所有的人物，至今仍活在世间”。1852年当小仲马将《茶花女》改编成话剧并搬上舞台时，巴黎歌剧院内人头攒动，市民争先恐后欲睹茶花女的“真实风采”，就连那些曾诟病小仲马的名媛贵妇们，也不得不发出赞誉之声。

现今，《茶花女》不仅有话剧本、影视本，就连小说的译本也多达十余种。虽然话剧本以凸显情节矛盾而见长，影视本以展现人物表情而著称，但唯有小说本才能透析出小仲马的内心世界和真情实感。谈及《茶花女》的中译本，我国翻译界前辈林纾早在上世纪初，就率先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题将小仲马笔下的凄美爱情介绍给国人，可以说，开创了中国翻译文学的先河。但

林老以文言来叙述情节，未必不是一种遗憾。夏康农及王振孙先生也曾先后译过《茶花女》，仅文字推敲及言语锤炼而言，实属《茶花女》译本中较好的作品。

然而迈入新世纪，我想唯有推陈出新，旧著新译，才能激发广大读者重温经典文学的兴趣。

当出版社的同志与我商议重译《茶花女》时，我深感前人译著实难逾越。但我认为，翻译工作本就是继往开来的事业，即便是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也会有不同的见解，这就需要我们翻译工作者为广大读者服务，结合时代特色，将最好最新的译著介绍给读者。怀着这一信念，我如履薄冰，字字琢磨，努力将小仲马这部传世经典呈献给读者，希望读者能像法国人读原著那样，毫无中西文法之扞格来欣赏这个已经讲述了一个世纪的动人故事。

书中不免舛误，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谨对在本书校译工作中给予帮助的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董 强

二〇〇八年秋于苏州大学独墅湖畔

目 录

译者序·····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7
第三章·····	14
第四章·····	21
第五章·····	29
第六章·····	37
第七章·····	44
第八章·····	54
第九章·····	62
第十章·····	71
第十一章·····	82
第十二章·····	93
第十三章·····	101
第十四章·····	111
第十五章·····	121
第十六章·····	128
第十七章·····	137
第十八章·····	144

第十九章.....	152
第二十章.....	158
第二十一章.....	165
第二十二章.....	174
第二十三章.....	181
第二十四章.....	189
第二十五章.....	199
第二十六章.....	206
第二十七章.....	219

第一章

我觉得，只有对人生进行一番细致的研究以后，才能塑造人物，就像要通晓一门语言就得先认真学习这种语言一样。

既然我还没能达到妙笔生花的境界，那就只好满足于简单的陈述了。

因此，我恳请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除女主人公以外，至今仍活在世间。

此外，我在这里搜集的大部分事实，在巴黎还有其他的见证人，倘若光靠我说还不足为凭的话，他们也可以出面为我作证。出于一种特殊的机缘，唯独我才能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因为唯有我才洞悉这事情的始末，除了我，没有人能写出一部情趣盎然的故事来。

下面就来谈谈我是怎样了解这些详情的。

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我在拉菲特街看到一张黄色的巨幅广告，广告宣称将要拍卖家具和珍贵的古玩。这次拍卖是在物主辞世后举行的。广告上没有提及死者的姓名，只说拍卖的时间将从十六日十二点到下午五点，在昂坦街九号举行。

广告上还注明，竞拍者可以在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参观公寓和家具。

我向来是个古玩爱好者。我心想，这一回绝不能错失良机，即便不买，也要去饱眼福。

翌日，我就到昂坦街九号去了。

时间尚早，但房中已聚满了众多参观者，甚至还有女士。虽然这些女士，穿的是天鹅绒服装，披的是开司米披肩，大门口还有华丽的四轮轿式马车在恭候她们，但她们却都带着十分惊讶，甚至赞叹的眼神凝视着在她们眼前的奢华陈设。

不久，我就明白她们赞赏和惊讶的缘由了。我开始向四周试探一番，很快就意识到，我正置身一个靠情人供养的妓女的寓所之中。然而上流社会的贵妇，也想来看看这种女人的闺房，恰好在参观的人群中也有一些上流社会的女人。这些靠情人供养的妓女不仅拥有华贵的马车，而且马车上还溅着泥浆，她们在歌剧院和意大利人开的剧院里订有包厢，并且就和那些贵妇人相隔而坐。这种女人恬不知耻地在巴黎街头上卖弄她们的风姿，炫耀她们的珠光宝气，讲述着她们的“风流韵事”。

我参观的这个公寓的女主人已经去世了，因此连最贞洁的女士都可以长驱直入。死神已净化了这个富丽堂皇的但又是藏污纳垢之地的空气。再说，如果有这个必要，她们可以借口是为了拍卖才来的，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人家。她们看了广告，想来参观一下广告上推荐的物品，预先挑选一番，没有比这更平常的事了。而这并不妨碍她们在所有精致的陈设中，去寻觅这个交际花以前的生活痕迹。不用多说，她们想必早就听到过一些有关这个妓女异乎寻常的故事。

惋惜的是，那些神秘的事情已经随着这个绝色佳人一起香消玉殒了。不管这些贵妇人心中有多么大的冀望，她们只能看到死者身后这些要拍卖的东西，却一点儿也察觉不出这个女主人在世时做皮肉生意的痕迹。

不过，值得买的东西还真不少。房间陈设富丽奢华，有布尔制作的玫瑰木家具、塞弗尔和中国的花瓶、萨克森的小塑像、绸缎、丝绒和花边绣品，真是应有尽有，令人应接不暇。

我在这座宅院里信步跟随在那些比我先到的且怀有强烈好奇心的贵妇人后面。她们走进了一间张挂着波斯帷幕的房间，正当我要迈步而入时，她们却立即笑着退了出来，似乎是对这次新的猎奇而觉得很难为情，我反而急促地想走进去看个究竟。原来这是一个女人的梳妆室，连最不显眼的地方也陈设着各种精致的梳妆用品，从这些用品中，能看出女主人一生的穷奢极侈。

靠墙放着一张三尺宽、六尺长的桌子，奥科克和奥迪奥制作的各种琳琅满目的珍宝在桌上闪闪发光，光彩夺目，那可都是些华贵的收藏品。这上千件的小玩意，对我们来参观的这家女主人来说，是梳妆打扮不可或缺的物品，它们不是黄金的，就是白银的。然而这一大堆物品只能是逐件积聚起来的，而且也绝非一个情人所能置办齐全的。

我看到了一个妓女的梳妆室，倒并没心生厌恶，不管它们是什么，我都饶有兴致地细细品鉴一番。我发现所有这些雕刻精湛的用具上，都镌刻着以不同姓名开头的字母和各式各样的纹章印迹。

我瞧着这所有的一切，每一件都使我联系到那个可怜姑娘一生的卖笑生涯。我心里想，天主对她尚算宽容的，缘由是天主没有让她遭受通常的那种责罚而是让她不到晚年，带着花容月貌的面孔，在奢华的生活中离开这个世界。对这些妓女来说，衰老就是她们的第一次死亡。

的确，还有什么能比这放荡生活的晚年，尤其是女人放荡生活的晚年，更加悲惨的呢？这种晚年没有一丝一毫的尊严可言，更无法引起别人丝毫的同情心，这种遗憾终身的心境是我所能听到的最悲惨的事情了，并不是因为她曾走过的邪恶道路，而是悔恨错打了算盘，滥用了金钱。我曾经也认识过一位风流一时的老妓女，她的膝下只有一个女儿。据她同时期的人说，这个女儿几乎与她母亲年轻时一样艳丽。她母亲却从来没对这可怜的孩子说

过一句“你是我的女儿”，只是要她供养而度过人生最后的岁月，就像她自己曾经把她从小抚养长大一样。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名叫路易丝，她听从了母亲的吩咐，与她母亲一样，开始从事妓女这个行业，既不是出于自愿，也不是出于情欲的宣泄，她只是在从事一项职业，就像有人想要她去找份工作一样简单。

长久以来，耳濡目染的都是些荒淫无耻的堕落生活，而且从很早开始就沉寂于这样的堕落生活，加上这个女孩子常年羸弱的身躯还要维持这样的生活，这些都抑制了她脑子里分辨是非的才智，毁掉了她对于善与恶的理解。天主也可能赋予她这种才智，但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要去让它得到施展。

我始终无法忘怀这个年轻的姑娘，她每天几乎总是在同一时刻徜徉于大街上。她的母亲无时无刻不陪伴在她的左右，就如同一个真正的母亲陪伴着她亲生女儿一般而形影不离。那时候我还年轻，很容易沾染上那个时代道德观念淡薄的风尚，但是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当看到这种丑恶的行径时，我从心底里产生了强烈的蔑视和厌恶。

除此以外，没有一张处女的脸上，会流露出这样一种天真无邪的面容和这样一副忧郁懊恼而痛苦的表情。

完全可以这么说，这张脸就是委曲求全的女郎的面孔。

一天，这个姑娘的面容突然变得神采奕奕。在她母亲替她一手操办的堕落生涯里，天主已恩准并赐给了这个女罪人所渴望的一点儿幸福。说到底，天主已经赋予了她懦弱的性格，那么在她承受痛苦生活的重负之时，为什么就不能给她一丝慰藉呢？终于有一天，她发觉她自己已经怀孕了，她身上还残存的那一点圣洁的情操，使她欣喜得全身战栗。人的心灵有一些怪异的寄托。路易丝急忙跑去把这个使她欣喜若狂的发现告诉她的母亲。这是使人感到难以启齿的事。但是，我们并不是在这里随意编造什么风流韵事，而是在叙述一件真人真事。这种事，如果我们认为没有

必要，且时不时要揭露这些女人的苦难并公之于世的话，那么还不如索性闭口不谈会更好些。人们谴责这些女人而又不愿意听她们的申诉，人们蔑视她们却又不给她们以公正地评判，我们说这些都是无耻之极的。然而那位母亲回答她的女儿时说，她们两个人的生活尚且难以维系，三个人的日子就更是人不敷出了。再说，这样的孩子还是一无是处，而且她还怀着孕，不去接客也是浪费时间。

第二天，有一位助产婆——我们暂且把她看做是那位母亲的一位朋友——来探望路易丝的境况。路易丝卧床已经好几天了，复原后下了床，但脸色比过去更显苍白，身体比过去愈加虚弱。

三个月后，有个男人出于怜悯之心，设法医治她身心的创伤，可是这最后一次的打击也太厉害了，路易丝终究还是因为流产造成严重后果，而不治身亡。

她的母亲仍旧还活在这人世，生活得怎么样？只有天知道！

正当我凝视着那些金银器皿之时，这个故事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在我沉思凝望的时候，时光似乎随着我的沉寂已悄然逝去，屋子里只剩下我和一个看守人，他正站在门口严密地注视着我是不是想偷窃什么东西。

我走到这位看守人跟前，他已被我搞得揣测不安了。

“先生，”我对他说，“您可以把原来住在这里房客的名字告诉我吗？”

“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

我知道这位姑娘的名字，并且有一面之缘。

“怎么！”我对看守人说，“玛格丽特·戈蒂埃死了吗？”

“是呀，先生。”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我想，有三个星期了吧。”

“那为什么让人来参观她的寓所呢？”

“那些债权人认为这样做可以抬高拍卖的价钱。您知道的，买主让大家预先看看这些织物和家具，这样可以招徕顾客，促进销售。”

“那么说，她还欠着债咯？”

“噢，先生，她可欠了一大笔钱呢！”

“不过，拍卖下来的钱也许能还清债务吧？”

“还有得剩呢。”

“那么，剩下来的钱会给谁呢？”

“给她家属。”

“这么说，她还有家属咯？”

“好像有的。”

“谢谢您，先生。”

看守人摸清了我的来意后感到放心了，对我行了个礼，我就走了出去。

“可怜的姑娘！”我在回家的时候心里想，“她必定死得很凄惨，因为在她那种生活的圈子里，只有身体健康才会有朋友。”我由衷地对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的命运产生了怜悯之心。

在许多人看来，这可能是一件十分荒唐可笑的事情，但是我对烟花女子总是抱有无限制的宽容，甚至也感到犯不着为这种宽容的态度去与人争辩。

一天，在我去警察局领取护照的时候，瞥见旁边一条街上有两个警察要押走一个妓女。我不知道这个妓女犯了什么罪，只见她抱着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孩子痛哭流涕地亲吻着，泪水如泉涌一般，因为逮捕她，就意味着母子俩就要骨肉分离。从这一天起，我就再也不会轻易地去蔑视一个女人了。